

绕包

绕包就是“展洋”，就是“显摆”，就是“在人前招摇卖弄”的意思。绕包，既有故意让人嫉妒的意图，也可能是无意而为之。说某人绕包，就是对某人行为表现的一种鄙视和厌恶，属于贬义词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重庆知青来到农村。大城市来的年轻人，其穿着打扮行为气质，对于农村人来说，实在是时髦极了。时间久了，就不能不对乡下青年产生一定影响。有个叫作张晓武的人，从县城高中毕业，身材高挑，一表人才，可惜家境贫寒，那一身皱皱巴巴的旧衣服实在与他的气质不般配。他看着男女知青，煞是羡慕，于是从家里偷了麦子去卖，给自己做了一条喇叭裤。

穿着喇叭裤的张晓武，故意往人多的地方站，总想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就是下田打谷，只要一爬上田坎，他也会马上洗干净双腿，穿上那条喇叭裤。乡下人善良，大多不会当着他的面说什么，但是背后还是会刻薄一句“绕包”。重庆知青见面就叫他“绕棒”或者“包哥”。张晓武也不恼，大概心里想道：你穿得，我就穿不得？有钱人就不叫“绕包”，穷人就该叫“绕包”？

有一天队上分稻谷，保管室晒坝上聚集了全队的老老少少。张晓武正站在一堆石头上看热闹，突然一个老头子拿着一把剪刀蹑手蹑脚跑了过来，抓住张晓武的一条裤脚，嘶的一声，将张晓武的喇叭裤从下撕到了大腿。张晓武一惊，跳了起来，发现是他爹，弄得哭笑不得。他爹骂道：“老子看你绕包嘛！”

现在年届六旬，早已成为老板的张晓武，说起那段往事，还感慨不已。的确，人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“绕包”，跟一个人的地位有关系。卑微时就被视为“绕包”，发达时就不是。可见，“绕包”一词具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彩。当然，显摆式的“绕包”是不可取的，而一个人要是一辈子都卑微无趣，从无“绕包”的资本，想必也是一大遗憾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『白』字衍生方言话

□胡为民

“白”字有一个基本义，没有成就的，没有效果的，如白忙，白说等。四川话以此衍生出许多生动的四川方言。

打白刀。老王喜欢钓鱼，那天，天气晴朗，他很早就出门了，傍晚才回来。问他战果如何？老王苦着脸说：唉，今天打白刀。打白刀的意思是一条也没有钓到，没半点收获。

日高白。小李是个泥水匠，他这个人长得俊，又肯帮忙。唯一不好的就是爱日点儿高白，所以大家就疏远他，请他做活路的人越来越少，这个习惯害了他哟。日高白是不切实际冲壳子、吹牛皮的意思。

说白。张大爷今天满脸喜色，到茶馆一坐下来就说：今天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两千多块钱。

“张大爷，你懂法律不哟，你捡到那么多钱，还不快点去把钱交给派出所，不然的话，那是犯法哟。”茶馆老板钱飞说。

“俗话说：捡到当买到，违啥子法哟。是不是豁我的哟？”张大爷一本正经地问。

“哪个豁你哟，这是真的哒。”茶友小余在帮腔。

“我哪儿有这么好的运气哟。说白的，逗大家乐乐。”张大爷乐了。说白，就是说的假话、谎话的意思。

垛是农村里常用的词，如柴垛、草垛，就是堆成一堆的意思。后来，我却听到另一种说法：“垛垛都没得”，不明事由的情况下，乍一听，我愣住了，什么意思呢？

“我借出去的钱要不回来，咋整喃？”

“你去法院告他呗。”

“垛垛都没得，告得响吗？”

原来垛垛是凭证、证据的意思。

早些年，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沾亲带故的，几乎每天出门干活都能碰面，彼此非常熟悉信任，借物借钱只需知会一声，即便金额很大，也没有写条子的习惯，哪需要什么“垛垛”。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，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几年不回家也是常事。借钱的时候想着不是亲戚就是邻里，哪需要什么垛垛，连见证人没有一个。从不好意思催债到第一次硬着头皮说：“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你手头宽裕的话，我那个钱……”再到反复催，屡次无果，最后“好得穿一条裤子”的两个人成了仇人，那边是铁定不还了，这边只能一边后悔，一边抱怨人心叵测，又苦于没有垛垛，法律程序也走不通。

社会在高速发展，已经由人情社会过渡到契约社会，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能只看“脸熟”，还是要有“垛垛”，凡事有据可查，才能让法律成为我们的兜底保障。

垛垛还是要有的哦，这是你的权利，也是你的后盾。

亏到唐家沱

□陈世渝

嘿多年前，车子少，人又多，坐个车硬是恼火惨了。上班时，要赶时间，迟到了是要遭扣“数数”的。每天早晨为赶车硬是有点焦人啰。啥子“挤累压”“背抵背”“脚踩脚”，加上汗臭和各种怪味，那滋味有点难受令人难忘哦。好不容易等来辆车，大家拼命往上挤，费不尽的力终于挤上了车，心头才算踏实。哪像勒阵几乎家家都有小车，或者出门逗是轻轨、地铁、公交，既舒服安逸，又方便快捷，现在的人好享福哦。

有天，我刚上一辆中巴车，售票员一边把乘客朝里面“抽”，一边喔咿咿吼：“往里头走往里头走，不要堵到门口，门口的摸包贼多得很，要把你的钱摸完啰！”

我站在售票员侧边，听了心头嘿不舒服，便赶忙把包包按到，看了看周围的乘客，个个都不像摸包贼的样子，逗不安逸地对售票员说：“唉，小兄弟，你恁个说起好得罪人哟！”

站在门口的一个老大姐，鼓起眼睛恨到他，气汹汹地说：“怪头怪脑的，恁个说——我说你才像个摸包贼！”

勒个猫煞老大姐，把乘客逗得哈哈大笑，搞得卖票的崽儿嘿门狼狈。

售票员看了看大家，有点冒火说：“我不恁个说，一个二个上来把车门堵到，想坐车的人看到车上装满了人，逗不坐我的车了，那我们还不亏到唐家沱，一天到黑跑起好耍嗦？！”

小时候在乡村住的是土墙瓦房。屋里地板很不平整，坑坑洼洼，时间久了，就容易积累灰尘。我们当小娃时，屋里地上到处滚，经常把桌椅板凳弄得一片狼藉，作业本、书本到处丢，凉椅垫子扔到角落，一会儿在屋里躲猫，一会儿在屋里打闹。这时候如果大人刚好回来撞见，多半就会吼道：“是搞些啥子名堂？弄得扬尘舞蹈的！快点收拾归一！”

汉语中，扬尘舞蹈本是一种舞蹈名称，意指对天对地祭祀祈祷，古代极为隆重。粗犷、直率的古人们，跳舞跳得尘土飞扬，因而得名。后来常用来形容臣见君的礼仪。但就像各种食材四川人都可拿来涮火锅，这个词也被我们的先人拿进四川方言中，变成“乌烟瘴气”的同义词。

“扬尘”也有来历。每年过年，大人们就会提前几天“打扬尘”，用一把长长的扫把，扫清屋里昏昏晃晃存有的蜘蛛网、黑烟灰、垃圾纸屑。这种情况下，“扬尘”虽然在“舞蹈”，但我们并不能认为它仍是乌烟瘴气的意思，这其实意在辞旧迎新。

扬尘舞蹈

□卢鑫

会过日子

□曾智成

精打细算、巧安排，成都人就说会过日子。如走进去就晓得这家人是会过日子的，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。找还是要找一个会过日子的。

不想弄菜去端个凉拌鸡，最小份33元。我要店家拿出一半，她不肯，我就没买了。这么热的天，凉拌鸡不好留，吃不完只有倒掉。

晚饭总得有菜端出来，还不能差了。那天我弄了个红烧豆腐、炒素莴笋、白菜秧粉条汤，色香味都有，但肉菜总不可能就吃个渣渣肉弄的豆腐嘛。买几个卤鸡脚添起，饭桌上一下就好看了。

卖凉拌鸡的对面是鱼店，弄条鱼，麻辣鲜香嫩滑爽口一锅烩了，不好吃才怪。图撇脱当然端现成的吃，但要吃到想吃的，还得自己淘神。

做鱼倒一瓶盖白酒，用调料包的码料先码味，素菜打整出来洗净沥干水炒至断生就可。鱼码味半小时，铁锅内掺大半锅开水倒入调料烧开，下鱼，大开后改中火差不多一分钟翻一次，8分钟起锅装盆，洒调料包内的海椒面花椒面，锅内再下约五钱油煎至冒烟，淋在海椒面花椒面上，“嗤”一响，浓烟起处香味飘散，面上再洒几匹打整芹菜时预留起的绿叶，一盆红绿相间麻辣可见的椒香鱼就上桌了。

“好吃好吃。”老婆边吃边说，我给她摆本来想去端凉拌鸡的，想到吃不了几块浪费。她说就是嘛，要会过日子。

我爱人是山东人，我是地道的四川人，日常生活，我偶尔会冒出几句乡下方言，爱人每次都做出一副呆头钝夫的神情，待我向他解释其中之意，他时常乐得前仰后合。

前些日子，我二叔从乡下来，他对我爱人说：“小魏，莫看二女子现在有出息了，能干得很，小时候一点都不像个娃娃儿，一天到晚，飞得很，天不怕地不怕的，到处惹事不说，还和村里头的男娃儿打捶割孽。莫看二女子平时熊杠得很，只要看到我拿黄荆条子，就吓得哭，哭得恁拉恁的。”

爱人边听边捂着肚子笑，末了，问我“哭得恁拉恁的”是啥意思？我告诉他，就是“哭得很厉害，肩膀和胸脯因大声而伤心地哭泣，呈现出一起一伏的状态，鼻翼也因为大哭而一抽一抽的。”爱人听得入了神，说四川方言太有故事性了，太可爱了。

二叔的话，让我想起在乡下的时光，那个时候，父亲到离家千里之外的矿区参加三线建设。母亲性格极温和，即使我们再不听话，也从不会动手打我们。父亲便委托二叔管教我们。

如今，当初那个年轻力壮的二叔，早已是两鬓染霜，满面慈祥。

哭得恁拉恁的

□马晓燕